

温暖 与 悲凉

孟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温暖与悲凉

孟 嘉/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暖与悲凉/孟嘉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5

(繁星文丛) 崔菁、罗珠主编

ISBN 7-104-01272-9

I. 温… II. 孟…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N.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274 号

繁星文丛·温暖与悲凉

孟 嘉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山 东 和 平 印 刷 厂 印 刷

218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25 印张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104-01272-9/I·510 定价:16.00 元



作者近照



与夫人王占鸾在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寓所(1997)

目 录

人生之旅

3	大嫂
8	二姐
12	悼念三姐
17	广播声里怀先师
20	糊里糊涂考大学
23	回想当年闹土改
26	怀念母校山东大学（四则）
34	大学者冯沅君的几件小事
40	初尝风雨
46	羞愧的一页
60	山间惊梦
64	忆何田
69	难舍旧手表
71	又见那条红领巾
74	此憾绵绵

目 录

77	没钱的日子
81	求人的滋味
84	称呼的变迁
87	一生几多座右铭
90	穿过风雨的同窗情
93	云开雾散泯恩仇
96	我曾背离知识分子的天职
106	他停息在生命之巅
111	恩师田仲济先生琐记
117	我向往“寿比南山”
120	老年心境
124	老来方知“学而思”
130	老邱养病在高楼
133	牵挂延安人
136	难忘分校文秘班
139	临朐风光不寻常
142	诗情画意红叶谷

目 录

- | | |
|-----|--------------|
| 145 | 大洋彼岸过春节 |
| 148 | 寻找洋雷锋 |
| 152 | “中国文化美国行”参观记 |
| 154 | 记忆中的姊妹楼 |

精神之游

- | | |
|-----|-------------|
| 159 | 华夏书生又百年 |
| 162 |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榜样 |
| 169 | 好啊，世纪之梦 |
| 172 | 作家的笔金不换 |
| 178 | “三不朽”漫议 |
| 181 | 文品和人品 |
| 184 | 从李白的双重人格说起 |
| 187 | 知识分子的历史教训 |
| 192 | 孔夫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
| 195 | 铁凝、余秋雨及其他 |

目 录

199	笔墨官司别轻易升级
203	两种出众者
206	博导求“博”为哪般
209	名利观种种
212	头衔太多防头重
214	欢迎作家上讲台
217	砸向学术腐败的一记重拳
220	跑“点”的风景
223	面对命运
227	要理性精神，不要“忍”的精神
231	想到了鲁迅的《药》
234	林语堂笔下的中国人
236	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
240	后生可畏，后生可教
243	真诚表扬比“包装批评”更重要
248	赞“人生寄语”
250	莫道杞人妄“忧师”

目 录

252	“优秀作文”令人忧
255	向“爷爷考生”进一言
258	副刊如何争取读者
261	明星塑像先要定位
263	该愤怒就愤怒
265	体育精神的异化和回归
269	世界杯与东方文化
272	说起甲 A 好伤心
275	假如财神爷贪污
277	贪官的堕落和警示
280	话说“男女老少”
283	妇女节日说男女
286	梦里世界幻又真
289	生命诚可贵
292	“非典”报道要与时俱进
294	真假有无之间
298	不要美化原始人

目 录

300	走向“本来面目”
303	“神舟”精神的核心
306	服气的和不服气的
309	毛泽东诗词好好学
312	后记

人生之旅

大 嫂

大嫂今年 90 周岁了。她从不做寿，说，“树大招风，不声不响地过日子，阎王爷不在意。”大嫂跟大哥同岁，大哥已在 18 年前去世。大哥走了，仍然活在大嫂的心中，活在大嫂的生活里。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嫂总给大哥留个座位，一面摆出碗筷，一面自言自语，“我知道你的牙不好，没做一样硌牙的饭菜……”侄儿郑重地摆上酒杯，大嫂说，“你大（父亲）有胃病，不能喝白酒，给他斟上黄酒吧，黄酒能暖胃。”

大嫂有五子一女。我的大侄儿是和我同年出生的，比我小半岁。“老嫂比母”。大嫂像母亲一样关心我。我十岁那年父亲去世，从此我上学的费用就由大哥大嫂承担。初中毕业后，为了供我读高中，大哥大嫂就让我的大侄儿停了学（解放后才上了中专）。还让我的二侄儿从小就在庄稼地里干活，直到十多岁才上小学。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体会到这份恩情的重量，大哥大嫂却不当一回事，人前人后从来提也不提。大哥去世后，大嫂在五子一女家轮流居住，沛县，徐州，泰安，临泉，轮流转，帮儿女料理家务，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大嫂最喜欢的还是老家沛县丁湾村，这里有她从青春到老年的印记，

有她施展才干的舞台。方圆几里谁人不知，大嫂从嫁到了湾就是“人尖子”。大嫂织的布，拿到集市上就围上一群人抢购。大嫂绣的花，多少新嫁娘传为样板。过春节的时候，大嫂用红薯熬制的酥糖胜过徐州城糕点铺的名牌。办酒席的时候，大嫂能用平常菜料立马做出十碗八碟。闹灾的那几年，常年不见油腻，来客时大嫂用自种自收的蓖麻籽炆锅，却能做出香喷喷的饭菜。改革开放后，这些当然都成了翻过去的老黄历，可是大嫂经多见广，过目不忘，什么新鲜景儿也瞒不过她。谈情说爱的大姑娘还是悄悄地来请教：“大奶奶，这件毛衣，嘿嘿，是给他织的，你看这花样好不好？”准备招待第一次来拜年的女婿的岳母笑咪咪地来商量：“大婶子，你看俺家准备的菜单合适不？”乡亲们都知道，大嫂和大哥恩恩爱爱，一辈子没吵过一句嘴；大嫂跟婆婆、跟儿媳都和和睦睦，从没有红过脸。因此，各家的婆媳纠纷，夫妻争吵，也爱找大嫂诉说。从大嫂这里，总能得到满意的指点、解劝。何况大嫂不仅脾气好，嘴也严，从不传播流言蜚语，跟大嫂交心是不会有任有副作用的。我常想：以大嫂的聪慧、品行，如果能够生在新社会，有机会上学，大嫂的人生该是多么辉煌！大约十年前的旧历除夕，在故乡同饮辞岁酒的时候，我无意间提到这个话题，侄儿们都低头不语，大嫂笑着说，“谁说我没上过学？我上过家里蹲大学，地球物理（屋里）系，敬老爱幼专业！”有点沉重的气氛又变得轻松了。

五年前，大嫂的孙子全立夫妇出国，把曾孙承承留在徐州，大嫂为了照看曾孙，就长住徐州了。三年前，承承被送出外，与父母团聚，大嫂清闲了，这才感到住不惯那高高的五层楼；每到农忙季节，总要回老家住一段：“我不能动手了，还能掌掌眼呀！”前年我到徐州看望大嫂，她刚从老家回来，很

健谈，嘻嘻哈哈地说了些村里的趣事。不过，我发觉大嫂的思维已经有点混乱了。话题转到曾孙承承，她说，“那天我送承承去坐飞机，他哭着不愿走，非要我陪他一块去不可。我想，我一辈子还没尝过坐飞机的滋味哩，就陪他一块上了飞机，承承拽着我的手不放松，趴在我怀里，一会儿就睡着了。”我知道大嫂并没有陪承承去坐飞机，她是把梦幻和事实混淆了。次日一个外甥女来探望，她家在微山湖边，带来了一些菱角。大嫂拿起菱角米，爱不释手地说：“那年大舅带我跟表妹到湖里，采的菱角就是这样的。我的手扎破了，表妹差一点掉到水里。那时候我还没裹脚（缠足）哩。我从九岁裹脚，疼得我哭了好几场。女孩儿从打裹脚，就再也不能野了。……大舅身子骨还壮实吧？大妗子的胸口疼好了吗？”其实大嫂的舅父舅母早已去世，大嫂沉到回忆中了。我是第一次听大嫂说到她童年的欢乐和辛酸。

去年清明节，我回乡参加给先父母立碑的仪式，提前两天到徐州，和来自河南的二姐、同在徐州的四姐相聚在大嫂身边。那天晚上，我们正一起回想往事，大嫂忽然痛哭起来，边哭边念叨，“这样的窝囊气什么时候能受到头啊？老姜，赵亭栋，恁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不来搭救俺呢？”我和姐姐都凄然。那是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了徐州。为了不当亡国奴，大哥参加了八路军和共产党，在故乡一带打游击，老姜、赵亭栋是大哥的战友，常在我家吃饭住宿。后来形势恶化，部队北撤，大哥奉命留守。他按照秘密通知到一个坟地去“接头”，连续两夜都空等，从此和党失去联系，东躲西藏。本村的地头蛇对我家百般凌辱，多次故意当着嫂子姐姐的面，对着我家大门撒尿。父亲忧愤成疾，去世时才55岁。家里没了男劳力，母亲带着嫂子和几个姐姐，互相安慰着苦熬岁月。大嫂所说的

就是这一段伤心事。在我的印象里，大嫂在逆境中表现得又坚强又平静。如果不是“返老还童”，她藏在内心的悲苦也许永远不会释放吧？四姐擦擦眼泪，劝慰大嫂：“老姜、赵亭栋没忘咱。文化大革命那会儿，造反派要斗大哥，多亏他们出了证明，说大哥从来跟党没二心！”大嫂抽抽搭搭地睡去。第二天起来，大嫂竟完全忘了昨晚的悲伤，显得非常高兴，连说，“给老人立碑，是你大哥活着时候的心愿，总算如愿了！总算如愿了！”回到老家，大嫂就下厨房，帮厨师制作酒席。

今年4月，大嫂在扫地时摔了一跤，髌骨跌断了。徐州的医院不敢收留这90岁高龄的老人，转到泰安的八八医院，顺利地换了金属关节。手术成功后，侄儿们才打电话通知我。我赶到泰安医院，只见大嫂正神色平静地坐在床上。这么大的手术，麻醉药失效后是很疼的，大嫂始终强忍着不哼一声。医生护士感动地说，“这老太太都老糊涂了，还情愿忍着疼，不给儿女添心事！真是……”据说大嫂有时连女儿和儿媳都不认得，侄儿指着她，故意问她：“这是谁？娘你认识吗？”大嫂笑着说，“这是我三弟，你三叔，我能不认识吗？快给你三叔做饭，多做点，你三叔的饭量大，能吃一锅面条！”又摩挲着我的夹克衫，说，“你如今不用穿破衣掌了吧？总算熬出来了！”在场的亲人都知道大嫂这些话的来历：1962年春节前夕，我刚从教养所出来，到家时已是二更天。那正是灾荒时期，大嫂把准备过春节的白面拿出来给我擀了面条，原以为我吃不了，让别人也尝尝，不料我一碗接一碗地把一锅面条吃得精光。我脱衣睡下，大嫂看到我的罩褂罩裤破了，给我缝补，这才发现罩褂罩裤还是比较完整的，里面的棉袄棉裤都已糟烂了。因为我在教养所的最后两年干的是“酸处理”工种，要在热烘烘的硝酸、盐酸、氢氟酸蒸汽里操作，什么衣裳能经得

住腐蚀呢？大嫂一面缝补，一面流着泪说，“他三叔就穿这样的叫花子衣裳，真难为他这个状元郎了！”这是第二天母亲告诉我的。所谓状元郎，是因为我是解放后全村第一个人民大学生，乡亲们送我的称号。

大嫂出院后，被接到安徽临泉，他的大儿、四儿、女儿都在那里工作，住的是平房，进进出出方便，邻居又有老人交谈，大嫂很开心。日前我打电话问候，侄儿把话筒递给大嫂。我问大嫂早饭、午饭吃的什么？她想了想，都能说出来。侄儿故意问她，“娘，是谁给你打电话？”“不知道……”忽听大嫂高声说，“大牛，你奶奶还打嗝吗？那个方子试了吗？”我知道大嫂在跟一个刚来串门的邻居说话了。侄儿拿起话筒对我说，“我娘吃饭睡觉都不错，邻居老老少少都愿意亲近她。她已经分不出谁是亲人、谁是外人了，对谁都亲，跟谁说话都笑咪咪的。”

不分亲人外人，对谁都亲，这正是大嫂一贯的禀性呀。

2003 年 12 月